

伴随着车轮那富有节奏的“音符”，我们离开了生活五年多的母校，离开了传授我们文化知识的老师，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窗学友，离开了养育我的父母亲友，离开了那座熟悉而喧闹的城市——北京。

奔驰的列车带着我们将要走进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今后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用勤劳的双手和不懈的努力，去寻觅生活赋予我们命运中的机遇。

突然车厢里传来一阵凄凄的哭声，把我从遐想中惊醒。我起身朝车厢前后环顾了一眼，发现在这节车厢的前半部是外校的同学，仔细一看原来是110中学的学生。上学的时候我喜欢踢足球，曾代表校队和他们打过比赛。无意中我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。此时，他们似乎也认出了我。其中一个高个魁梧的小伙，主动和我打着招呼。

“呦，怎么你也去陕北呀？”

“啊，我是临时决定的。”

“你是哪个公社呀？”

“茶坊！”

“那咱们是一个公社的呀！哪天一块到茶坊品茶去啊！”

“哈哈……没想到你还挺幽默的啊。”

看着附近几位女同学伤心地哭泣，既让人心烦，又让人感到心酸。

“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们又不是去火葬场。同学们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在一起了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大家都要互相关心、互相照顾。我们哭也是活一天，笑也是活一天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哭呢？”

没想到我的话音刚一落地，哭声立刻消失了。我踩着座椅从行李架上取下提包，把妈妈给我买的食品，全都拿出来分给大家吃。同学们一下子被我的行为感动了，尤其是女同学起初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吃呢。其实这也难怪，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，更别说接受异性的东西了。

“同学们，从现在起我们独立了，我们要学着主宰自己的世界，让一切捆绑我们的枷锁通通见鬼去吧。我们的原则是不违法乱纪，在这个前提下就不要过多地去苛求自己。”

我的话令周围的同学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，从一双双疑惑的眼神，到一张张微笑的面孔。从不好意思接纳我递到她们手中的食品，到纷纷解开自己的行囊，把大家的食品全都集中在一起。在那短暂的时间里，大家的情绪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凝聚在了一起，同学们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。

正在这时，列车员缓缓地推着食品车，朝我们这边走来。

“同志，啤酒多少钱一瓶？”

“三毛八。”

“先给我拿五瓶。”

同学们又一次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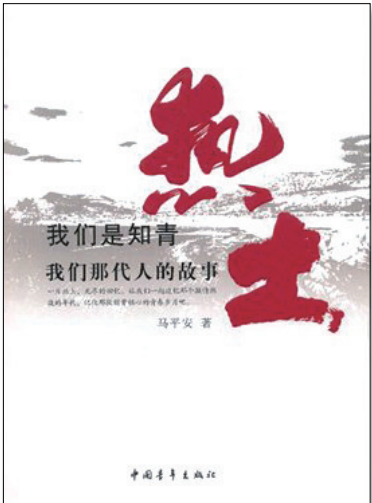
“同学们，把杯子拿出来，每人倒上一点儿，从现在起我们不仅是同学关系了，我们还是同命相连的兄弟姐妹了！今后不管谁遇到了困难，大家都要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、互相爱护。”

我的话音刚一落地，周边的几个同学立刻拿起酒瓶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些啤酒，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两个女同学也往杯子里倒了点儿酒，我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，连忙用感激的眼神回敬了她们对我的信任。那一刻我感觉像是一只从笼子里被放飞的小鸟，心情无比的轻松愉快。

同学们在专列上不停地说着笑着，观赏着车窗外面的山川与河流，想象着革命圣地的腰鼓和山川中遍地是牛羊的美丽景象。我们坐在硬板

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

【二】 真情接纳



作者 马平安

车厢里度过了人生当中一个不寻常的夜晚。次日到达了陕西省的铜川市，再向北走已经没有铁路了。我们从铜川火车站下车后，一切的行动都转入了军事化，到哪儿去一律都是集体活动。

我们住宿的地方，是一家离车站不远的饭店。虽然这家饭店的招牌挺大，可是设施却十分的简陋，其标准顶多也就是一家招待所。晚饭的时候，一位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通知大家说：“当天晚上所有知青一律不准外出活动，九点钟必须睡觉。明天一早听到哨声以后起床，由各公社带队人员组织大家在院子里列队集合。”

同学们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旅途疲劳，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。他就是这样要求，谁还有心思在寒冷的夜晚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闲逛呢！饭后人们纷纷回房间休息去了。

屋子里摆放着五张简易的木板床，坐在褥子上都能感觉到床板的硬度。由于没有热水，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准备上床休息。打开那床薄薄的棉被发现有点儿短，我索性和衣躺在冰凉的被窝里忍着。头下那只荞麦皮枕头不知用了多长时间了，虽然上面盖了一条干净的枕巾，但是依然遮掩不了一股一股扑鼻的馊味。无奈之下我只好把枕头放在了地上，用随身携带的书包当做了枕头。

由于我的床铺刚好在窗户下面，透过木窗缝隙钻进来的阵阵寒风，吹得我脑门冰凉。我不由得将整个身躯缩成了一团，从被窝里伸出右手摸了摸窗台下面的暖气，几乎没有一点儿热乎气，这个铁家伙简直就是聋子的耳朵——佩戴耳。

屋子里住的人多，再加上又是刚刚离开家，一下子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住在一起难免会感觉很兴奋：聊天的、吃东西的、要笑打闹的、进进出出刷牙洗脸上厕所的、放屁打呼噜的应有尽有。嘈杂之声不绝于耳，想睡觉没门。我睡得睁不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好像刚睡着，刺耳的哨子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就把我从梦中惊醒。

“赶紧起床了，到陕西富县插队的同学到楼下集合啦！”

听到门外的喊声我急忙穿好衣服，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招待所的门口。这时天还没有完全放亮，朦胧中只见马路两侧停着整整齐齐排列的军车，寒风里同学们等待着命运的安排。

大家按照所在的公社和生产队集合排列，由专人负责引导我们陆续上车，大家的行动井然有序。为了防

尘保暖，车厢用帆布包裹得很严实。由于这里前不久刚下过一场雪，为了确保知青的生命安全，军车的轮胎上捆绑着防滑用的铁链子，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现象，让我感到了人的智慧和上级领导对待知青的体贴与爱护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军用卡车，战士们把车箱擦得十分干净。为了让我们坐着舒服些，他们把长条椅子用绳子固定在车厢里。车子启动以后，由于山路坑洼不平颠簸摇晃得比较利害，再加上车子被帆布蒙的比较严实，个别同学渐渐地感觉有点儿头晕恶心。于是同学们主动调换着位置，让体质弱一点儿的人坐在车厢前面，我和几个身体强壮的同学坐在了最后面。阵阵的寒风不时地将车尾的篷布吹开，被急速行驶的军车卷起的沙土打在脸上感觉生疼，我们半蹲半坐地挤在一起，用身体的热量抵御着寒风的袭击。我穿着厚厚的冬装，此时却感觉像是穿着单衣单裤一样。我从皮手套里抽出冰凉的双手捂着冻得麻木了的脸蛋，我挪动了一下身子想活动一下腿脚，然而双腿却被狭小的空间紧箍着无法移动。我无奈地忍受着寒风的侵袭。

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不知是昨晚上说累了，还是被一路上看到的荒凉景象惊呆了，人们在沉默中静静地思索着。

汽车开了大约有三四个小时的样子，终于停下来了。眼前是一个宽敞的院落，周围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平原。负责带队的同志告诉他们说，这里就是洛川塬上，党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<注一：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党史称洛川会议。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，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，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，开辟敌后战场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。>就是在这里召开的。他安排大家下车，一方面活动一下筋骨，一方面让大家行个方便，然后继续向北行驶。

同学们争相恐后地从车厢后面的篷布里钻出来陆续下车，急着往厕所跑。我扶着车帮勉强站直了身子，两条腿麻得像针扎似地不听使唤，大明见我望着地面犹豫不决的样子，关切地问道：

“平安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腿麻得利害。”

“别…着急，我和大明在下边扶…你下来。”

“肯定是冻的！车后边风太大，一会儿换个位置，你坐我那去。”

看到大明和长顺对我这么的真情实意，让我感到了远离家乡之后，同学之间的友谊是如此的甘甜。我慢慢地俯下身，双手用力扶住这哥俩的肩膀，缓缓地从小车上下来，对他俩说道：“没事，我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。”

短暂的休息以后，车队继续前行。大约在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生命中的第二故乡——茶坊公社。

车子刚刚开进茶坊街就听见车棚外面锣鼓喧天，喧闹声响彻云霄。大家急忙掀开车棚，全然不顾旅途的疲劳争先恐后地下了汽车。

只见这时街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，婆姨和女子们穿着黑裤花袄，头上系着红色的头巾围脖。老汉们头上

盘着崭新的白羊肚手巾，娃娃们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彩旗兴高采烈地在人群里跑来跑去，横跨马路两边的大红条幅上写着——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延安地区富县茶坊公社插队落户。秧歌队穿着鲜艳的服装，腰间系着红色的绸布带，沿着公路两边双手一边挥舞着彩带，一边喜气洋洋地扭着，老汉和小伙子们有的嘴里吹着唢呐，有的敲着腰鼓，场面非常热烈。

几个欢蹦乱跳的孩子围在我的前后跑来跑去，看着这些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的娃娃，心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我顺手从兜里掏出几块水果糖，递给了一个围着我左顾右看的男娃娃。这下可把他高兴坏了，一转眼的功夫，他叫来了七八个年龄相仿的孩子，一个个用他们那惊喜天真的眼神向我投来期盼的目光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已是两手空空的我深感囊中羞涩的难堪。

“小朋友到我这边来吧，阿姨这儿有好吃的。”

说话的是同班女生英子，孩子们一听连蹦带跳地朝她跑去。我望着她的身影，心想到底是老同学呀！关键时刻为我解了围。等到同学们全部下车集合好以后，公社的干部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，同时为我们安排了丰盛的午餐。在公社的大院里摆放着几口食堂里用的大铁锅，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宽粉条炖红烧肉。锅的旁边摆着好几筐箩馒头，院子的中央摆着几只水桶，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鸡蛋汤。同学们按先后次序，以生产队为单位排队打饭，不限量能吃多少盛多少，管够，同时还为回民同学准备了素油炒菜，可谓是周到细致。

就在这时耳边响起隆隆的汽车马达声，走到街上一看，刚才送我们来的那些军车一辆接一辆地朝着来时的方向开走了。这些人民的子弟兵在完成了接送知青任务之后，当热气腾腾的饭菜摆在眼前的时候，他们却空着肚子悄然离去了。这些解放军战士其实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，有的人脸上甚至还挂着一副稚气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中无限感慨，不禁想起毛泽东为这只人民的军队制定的三大

纪律八项注意的伟大意义。它是这支人民的军队长期以来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、克敌制胜的法宝。

轮到我们生产队的同学打饭的时候，发现有几个同学坐着发呆，我不觉一笑，看着她们脸上的表情马上明白了。是啊，仅仅才两天多的时间，我们从繁华的城市来到这四面环山举目无亲的黄土高原，面对眼前巨大的落差，每个人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。望着他们那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劝道：“别想了，到哪儿说哪儿吧。咱们一定要明白‘既来之，则安之’这个道理。你们现在要是不吃的话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啊！”

说完以后，见他们好像没什么反应，于是，我一本正经地接着对他们说道：“我可告诉你们啊，聪明的人活在世上，无论什么时候也别跟自己过不去。一会儿听说还有三四十里的山路呢，你们要是空着肚子，到时候可没人抬着，自己瞧着办吧。”

我一边说一边将书包里的饭盒拿出来，把里面装的酱油膏放在书包里。然后，走到那口装着红烧肉的大锅前面，满满地盛了一饭盒红烧肉，

盖上盖用塑料带包好以后装进了书包里。准备带回生产队以后给那几个没动筷子的同学弥补一下。

小的时候常听妈妈说，人活在世上穿鞋的时候，不能忘记光脚时的苦；打嗝的时候要防着有饿肚子的时候。想到这，我又拿了十几个大馒头，放进了来时装食品的那个空提包里，准备到生产队以后和同学们一起共进晚餐。在我的启发下，几个想明白了的同学也模仿起来，不一会儿的功夫装馍馍的大筐箩就空了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我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。那次公社接待我们知青的形式，是我一生当中，感觉最深刻、最隆重、最真诚，也是最值得回味的美食了。即使后来我参加过多少次乡办的婚礼宴会，虽然都很热闹、喜庆而气派，但是格局都没有那次让人感到兴奋与激动。因为那毕竟是当地人民政府，采用了欢迎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，取得伟大胜利后的宴请方式啊！

饱餐之后，我走到墙边席地而坐。懒洋洋地将头靠在墙上，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格外舒服。我闭目养神，享受着日光的沐浴，心里默默地思考着即将来临的插队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大约过了半小时左右，忽听院门口有人大声地喊着：“眉毛寺大队的知青在门口集合了！接你们的车来啦！”

同学们拿着随身携带的东西急忙往外跑，一出院门只见五辆毛驴车列队停在路边。每辆毛驴车上都插着一面红纸做的小旗，上面写着眉毛寺大队的名字。带队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汉子，紫红色的面堂长方脸，正朝我们这边招手笑呢。他那淳朴憨厚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三步并做两步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，走到他们的前面自我介绍姓名。站在最前面的是二小队队长李庚忠，紧随其后的是支部书记穆世加、大队长李自生，还有大队会计张继儒和他的弟弟张广如等人。同学们纷纷向队上的干部们介绍着自己的名字，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。

驴车上装满了同学们的行李，我们只好跟在车子后面走。出于对新环境的好奇，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和乡亲们攀谈着。李队长和队上的几个干部，轮流回答着我们提出的问题，时而让他们感到很困惑，时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。然而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，我们有时也会觉得很意外。大家相互取笑着感到十分的开心。一时间竟然忘掉了旅途的疲劳，忘掉了山间的风寒，忘掉了对亲人的思念。

我们顺着盘山公路不停地走着，由于公路年久失修，坚硬的石子路上净是被车轮碾碎的石子儿，我们穿着塑料底的棉鞋，刚翻过一座大山就把脚丫子硌得不敢着地了。华子忍不住开口问着李队长。

“队长，还有多远啊？”

李队长低着头，不加思索地答道：“三里。”

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走吧！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连续绕过了两座大山。我感觉越走越热，棉衣里面的秋衣已经被汗水浸湿了，从领口冒出来的热气与外界冷空气相遇后，变成一缕缕的白烟。大家纷纷脱下棉大衣用手夹在腋下。我望着被甩在身后的一道道山梁，再一次向李队长问道：“队长，到咱们村子还有多远啊？”

“三里。”

李队长依然重复着刚才的说法。他的言行让大家很不理解，看上去一个很厚道的人，为什么偏偏要说谎话呢？

“大家都别问了。”

（之二）